

从线下到线上：移动互联网的时空分区效应研究¹

李慧娟 李彦

摘要

随着移动互联网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地位的巩固，城市居民的生活网络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线下空间与线上空间的分化更加明显。根据吉登斯的时空分区概念，在不同的时空区域中，人们会形成相应的例行化社会活动与社会行为。本文旨在从量化研究的角度，通过一系列评测指标，对移动互联网的时空分区效应及相关假设进行分析和论证，探索人们在两个空间中的日常生活结构变化与社会行为规律。研究发现：在线下空间，人们在家务活动和传统媒体接触时间持续减少，而休闲活动以及社交活动时间持续增加，呈现出克莱·舍基提到的“认知盈余”现象；而在线上空间，基于不同的活动项目和时间带的区域化例行行为模式也已形成，可以概括为快波、慢波和中波节律三种。全天候情景下，夜间闲暇时段为移动互联网接触的最高峰和黄金时间带。我们的社会时空结构更多元、更多变、更具流动性，社会时空关系也在进行着新一轮的分离与重组。

关键词

移动互联网、时空分区、生活节律、媒介融合、时间带

作者简介

李慧娟，博士，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讲师。电邮：shlhj@126.com；

李彦，昌吉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电邮：liyan116@126.com。

From Offline Space to Online Space: A Research on the Spatiotemporal Separation Effect of Mobile Internet

LI Huijuan LI Yan

Abstract

The mobile Internet owns the most Internet users in China; it promoted the redistribution of social tim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Giddens found that people would form routine social behaviors and activities in different spatiotemporal domai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Internet, the distinction of online life and offline life is more obvious. With the series quantitative research, we try to explore the new life rhythm of offline space

and online space. According to our analysis, people are spending less time on housework and traditional media use and put more time on leisure activitie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The cognitive surplus has come into being like Clay Shirky said. And new various life rhythm and behavioral modal is separated in the online space. The leisure time at night after the dinner is the highest mobile Internet using time band.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mobile Internet using, the social structure is more diversified, changeable and flexible. And the social spatiotemporal connections are undergoing new sepa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Keywords

mobile internet, spatiotemporal separation, life rhythm, media convergence, time band

Author

Li Huijuan is a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Email: shlhj@126.com.

Li Yan is a lecturer at Changji College and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liyan116@126.com.

2014年上半年,我国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提升至83.4%,首次超越传统PC互联网的整体使用率(80.9%),稳固了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5)。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全面发展,我国城市居民的生活网络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虚拟与现实的对接方式更为灵活,原先传统的线下日常活动如购物、社交、休闲娱乐等,正在越来越多的向线上空间转移。信息空间正在逐渐取代城市空间的意义,时空关系呈现出动态多变的特点,在流动中孕育着新的变化。社会时间和空间正在经历着吉登斯时空理论中的“时空分离—重组”过程。

吉登斯把时空理论引入了社会结构的研究范畴。在结构化理论的建构和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当中,认为关于时空观的研究才是社会理论的核心,他提出“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和制度性反思”这三个要素是现代性的主要动力。其中时空分离指的是跨越时间与空间领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联合,认为时空的分离为现代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重组和控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吉登斯,1998)。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时空分区概念,对时间和空间进行了划分:把时间分成日常生活时段、日常生活与个体生命相交的时段以及制度时段,把空间分为共同在场空间、区域化空间和形体空间;简言之,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例行化的、长期性质的在固定时间和固定地点从事(固定)活动时,这种例行化的时间和地点就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时空分区(夏玉珍等,2010),同时也是对不同时空区域中日常例行化的活动的一种规律概括。而戈夫曼在“拟剧”理论中进一步将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分为前台区域和后

台区域。前台区域即日常接触或社会交往的场合,后台区域即家这样的私人生活空间。人们在前台表演呈现的是较能被社会接受的形象,而在后台则是较为放松的,不那么紧张自我体现。归结起来,这也是对不同时空区域中日常例行化行为特征的涵盖总结。

同样,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日益分为线上和线下两个平行空间,在不同的时空分区中,人们呈现出不同的例行化行为,进行着规律性的活动。移动互联网时代,基于移动平台的新的例行化生活空间和社会行为逐渐形成。长此以往,人们的同一类行为,便在某个时空区域内定位,演化成例行化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当人们进入或处于某一时空区域时,便会自觉地表现出适合这一区域的行为方式和行为节律(向德平,章娟,2003),所谓的节律,也就是节奏和规律,即对于人们在线上和线下不同的区域化空间中活动的节奏和规律的总结。

移动互联网的时空分区效应,重点表现在前台区域与后台区域界限的模糊与交融、人们日常生活中,线上空间和线下空间例行化行为的变化上,这种变化,我们可以称之为新的生活节律的形成。本文使用定量研究方法,结合调查数据,通过平均时间指标、时间占用率指标、时间带别活动率和接触率的变化,来体现从线下到线上的日常生活节律的分化;基于快波节律、慢波节律等日常生活节奏和规律的划分,来总结在不同日子、不同时间带和时段上人们例行化活动的模式与规律。接下来,我们将结合分析结果来呈现移动互联网时空分区效应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和改变。

一、时空分区效应的产生机制和研究假设

(一) 时空分区效应的产生机制及双面影响

基于互动网络的关联空间的产生,促进了传统城市空间的碎片化。移动互联网的时空延展性,使得人们可以任意的在不同时段和不同空间区域中进行社会互动。基于移动互联网平台的关联空间,可以促使人们随时随地与网络中的其他节点相关联,在这种新的范式中,流动性已经崛起为社会生活的主导性隐喻。移动互联网的时空扩张路径,意味着对都市空间和社交互动的复杂的控制。数字技术带来的信息流,促进了卡斯特提出的“流动的空间”和鲍曼描述的“流动的生活”的形成。而麦奎尔更从正反两个方面对这一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

由新近上升到当代社会关系的首要位置的流动性所派生的“流动的城市”,不一定是新型社会自由的表达,而可能事实上反映了控制机制的普遍

化。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坚硬的建筑已经让位于软城市，结构的僵硬让位于组织的灵活性，稳固的墙体让位于感应式的表面，永久的居住让位于游牧主义。（麦奎尔,2013:123）

麦奎尔认为，后现代社会的流动性特征，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数字网络的快速增长正在使都市民主逐步变为现实。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社交网络的加速扩张，已经一再拓展了“虚拟社区”的边界，屏幕和网络造就的流动性重新定义了城市空间，移动互联网使家或工作场所的固定接入逐渐让位于移动接入。但他也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这种以用户为中心的网络接入方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城市空间中的集体干预成为可能，或者，相反，将互联网络导向更狭窄的用户付费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交流在其中被进一步简化为一种商品。人们也很容易感受到信息流所带来的无能为力的压迫感和时空的割裂感。在流动的空间中，人人都将成为电子游牧者。“时间、交换和变形代替了静态平衡；消费、生活方式和稍纵即逝变成了程序；公共领域是一种含括全球的电子外观。”（Crompton,1998:3）这一描述正好印证了麦克卢汉的假设：电子媒介将瓦解牢固的城市结构，即包括物质上的结构，也包括制度上的结构，从而支持一种新的游牧主义。当处于电子时代时，人们的心理和社交也重新回归到了部落化时代的游牧状态。时间差异和空间距离会不可避免的消融。而这种电子游牧生活以及部落化状态，就是时空分区效应的结果，我们通过一定的测量指标体系，就可以对基于线下空间和线上空间的生活节律进行具体衡量与深入研究，并从量化的角度对前人这些预设的现象进行印证。

（二）研究假设

前文提到，根据吉登斯的时空分区理论，区域化不仅仅指空间的局部化，还泛指人们进行各种例行化行为的时空分区。在不同的时空分区中，人们进行不同的例行化活动。长此以往，人们的同一类行为，便在某个时空区域内定位，演化成例行化的行为方式和节律；移动互联网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区域被分割成线下、线上两个空间，因此，人们会形成线上、线下两种不同的例行行为模式，进一步来说，人们在线上的活动空间和线下的活动空间将呈现出不同的生活节律。而我们将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除了个人卫生等个人必需活动以外，人们在线上活动投入的时间越多，在线下活动投入的时间就越少。

H1a：人们通过移动互联网在线上社交、休闲的活动投入的时间越来越多

H1b: 线下传统媒体的接触时间要少于线上媒体的接触时间, 线上媒体的接触时间越来越长。

由于移动互联网接入的便捷性和内容的丰富性, 人们越来越多的转向线上的融媒体平台来看电视、在线阅读或玩游戏等等, 传统媒体的接触率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

H2: 线上空间的日常生活节律呈现出多变性和流动性的特点

与传统的、稳定的线下日常活动不同, 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可随时接入、便捷性以及碎片化的使用特点, 人们在线上空间的生活节律更加多元和碎片化, 也更加流动易变。

H3: 在全天候不同的时间带上, 人们的移动互联网接触活动也呈现出有规律的波段性变化

在全天的不同时段中, 人们有不同的移动互联网接触频率。在不同的时间带上, 也有不同的活动率特征, 因此, 会有波峰和波谷, 波峰即移动互联网的集中使用时段, 我们将通过数据分析来发现移动互联网使用的高峰波段位于哪些时间带上。

接下来, 我们将在文章的第二、第三部分对假设1(H1)进行论证, 在第四部分对假设2(H2)和假设3(H3)进行论证, 来探索和分析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 受众在线上和线上空间的日常生活节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二、线下空间日常生活节律研究

节律(rhythm), 原意指即物体运动和生物生长的节奏与规律, 人类的节奏性(rhythmicity)之构造与自然的节奏紧密相关; 而现在, 作为浮现中之新社会特征的组织、技术即文化的发展, 彻底破坏了这种有秩序的生命周期, 却没有其他序列替代(卡斯特, 2001)。在我们的研究中, 节律是具有社会意义的, 用以描述人们日常生活的节奏与规律术语, 是整合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周期性行为。从本质上来说, 节律就是经历了时空间隔的日常活动的重复循环。生活节律不仅反映了社会生活的节奏、节律, 还反映了社会的组织秩序以及观念形式。作为人类活动的节律形式、组织形式和观念形式(汪天文, 2004)。

正如前面提到的,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各种例行化活动的时空分区之内, 会呈现出例行化的行为模式, 并表现出属于特定时空区域的行为节律。有学者经过研究指出, 大众媒体不仅仅是散布消息的机构, 还可以帮助人们维持社会网络、参与经济活

动,提供日常例行行为的基础。媒体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形塑了个人在社会时空中每天的行动韵律和节奏:首先是通过媒体接触来形成的有规律的信息获取行为,例如一出门就读报纸、开车时听广播,晚饭时或晚饭后一定要看晚间新闻和电视剧等;其次是媒体虽然只是作为背景,但却是维系人们日常生活韵律和节奏的依据:如做家务、用餐的时候听广播或看电视,泡澡时读书或杂志等,即使并没有关注媒介内容,但却习惯有媒介的陪伴;以及还有把媒体本身的韵律内化至日常的活动中:比如随着电视节目的播出时间以及播出长度、广播节目时段的安排等进行某些日常活动,这些都是媒体的韵律,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将这些原本属于媒体的韵律内化到自己日常生活的节律当中,使自己的生活会节律与媒体时间趋于一致(Snow, 1987)。

线下空间的日常生活节律,指的是在非上网环境下,人们的日常生活时间分配和社会活动规律。日常生活时间分配是测量人们生活活动、生活质量乃至社会经济过程、社会经济现象的一种尺度,属于微观社会时间领域的研究范畴。通过对于居民个人日常生活时间分配的研究,可以反映研究群体和个体的日常生活模式,从而探索出生活节律特点。由于本文的研究数据取自两次连续调查,时间跨度为从2009年到2014年这五年。因此通过对两期调查中受众日常线下活动项目投入的时间进行对比,可以分析出五年内受众在线下空间的日常生活节律的变化。我们将用平均时间指标(即每项活动的人均消耗时长)和时间占用率来分析。

我们在假设1(H1)中认为,由于移动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人们在线上活动投入的时间的增加,会进一步减少线下活动的时间,包括传统媒体的接触时间。根据表1的数据分析结果,在非上网环境下,所调查的受众在线下空间呈现出的生活节律特点主要为:家务活动时间和传统媒体接触时间均明显减少,而线下自由休闲时间和社交时间持续增加,出现出克莱·舍基提出的“认知盈余”现象,并且表现为一个持续的增量过程。这一结果可以从表1中用灰色突出显示的部分得以证明,浅灰色为时间减少的项目,深灰色为时间增加的项目。这一研究结论与提出的观点吻合,印证了我们的研究假设,具体分析内容如下:

(一) 传统媒体接触和家务活动时间显著减少

日常线下活动中,睡眠、用餐、个人卫生的个人必需活动具有恒常性的特点,人均时长虽然略有增加,但是没有随着时间的改变而发生较大的变化。另外工作/学习的时间也基本保持不变,两次调查都是240分钟左右。然而,另外一些活动项目的时时间却大为减少:减少幅度最大的是休闲娱乐活动中传统媒体的接触时间,从整体来看,传统媒体的人均接触时间从一期调查中的261分钟(合计),下降到了

二期调查的182分钟（合计），减少了一小时以上（79分钟）。这里所谓的传统媒体接触活动，指在非上网环境下的书籍/报纸/杂志阅读，以及看电视、听广播、看电影这样的传统媒体接触行为。其中降幅最为明显的是电视媒体和广播媒体：看电视的时间减少到了118分钟，比一期的155分钟减少了半小时以上；听广播的时间从一期调查的83分钟下降到了二期调查的29分钟，减少了将近一小时；其余的传统媒体均有小幅的下降。除了媒介接触活动外，城市家庭居民在家务活动方面的时间也减少了一半：受众投入的时间从一期调查的116分钟，减少到了如今的53分钟，平均时长从近两小时降至不足一小时，说明随着城市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诸如做饭、清洁整理这样的家务活动时间也在不断压缩。

（二）社会交往、休闲娱乐活动时间显著增加

与家务活动和传统媒体相反的是，人们在休闲活动和社交活动项目上投入的时间大幅增加：即个体所拥有的自由支配时间。二期调查的城市家庭居民在锻炼身体、玩游戏、听音乐及其他线下娱乐休闲活动的人均耗时总和为95分钟，比一期的47分钟多了一倍的时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公众拥有的闲暇时间的多少，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而在后现代社会，当我们开始渐渐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如何支配和利用这些自由时间就成了新的命题。

克莱·舍基（2011:31-33）认为，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和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全世界累积的自由时间因此而聚集，每年全球受教育人口的自由时间累积起来超过一万亿个小时，一种新的资源诞生了，这就是随受教育人口自由时间的累积带来的“认知盈余”（cognitive surplus）。而随着互联网这样的公共媒介的发明和扩散，使得对于这种资源的重新利用成为可能。网络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普通市民能够利用累积的自由时间资源，借助互联网上的各种协同合作的工具，来从事自己关心或喜欢的活动。整个人类社会的联网，使得自由时间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共享资源，并通过设计性的参与和分享方式来利用他们。认知盈余本身并不代表什么，但是当我们将之放置于互联网这一公共媒介平台时，这种自由时间资源就有了更多可供挖掘的价值。

表1：各类线下活动全天候人均消耗时间变化对比（2010-2014）

活动时间分类	活动项目分类	平均时长 (2010)	平均时长 (2014)
生活必需时间	睡眠	554	570
	用餐	109	135
	个人卫生等其他个人必需活动	46	62

工作/学习时间	工作/学习活动	240	243
社交时间	社会交往	18	52
闲暇娱乐时间	锻炼身体、听音乐、玩游戏等	47	95
家务时间	做饭/整理等其他家务活动	116	53
传统媒体接触时间	阅读书籍	7	16
	看电视	155	118
	阅读报纸	10	7
	听广播	83	29
	阅读杂志	3	5
	看电影	3	10
	看楼宇/移动/户外视频	1	35
购物、等待和上下班 路途时间	购物	27	5
	路途	39	54

（三）线下各类日常活动的时间占用率：闲暇活动时间占有率持续提高

为了能够突出各类线下日常活动在全天的结构性时间分配，我们用时间占用率来分析各个活动项目在日常生活的总时间中所占的比例。基于日常生活活动，分为个人必需活动时间占用率、工作/学习时间占用率、家务活动时间占用率、社交活动时间占用率、闲暇娱乐活动时间占用率、传统媒体接触时间占用率、购物、等待和上下班时间占用率六类来进行综合分析。

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日常的线下活动中，作为生存的基础时间，睡眠、用餐、个人卫生等个人必需活动时间合计超过50%；其次为工作/学习时间，这是受众生活中的主导时间，关系着个人未来的发展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因此时间占用率为16.8%，排第二；第三为传统媒体接触时间，时间占用率为14.8%。其余的活动则都不足10%。严格说来，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媒体接触、社交活动也属于闲暇时间，因此一定程度上，闲暇时间的时间占用率要高于20%，所以从实际来看，如今城市家庭居民的闲暇时间要超过工作/学习时间，并且相信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时间占用率的比例还将有所提高。

三、融媒体时代不同平台的媒体接触活动时长和时间占用率研究

吉登斯（1990:25）认为，自从古登堡发明印刷术后，知识与经验传递即更加便利，然而“越来越复杂交织的印刷媒体与电子传播媒体科技发展才是高度现代性的起源”。大众媒体将发生在各地的新闻集中呈现，由记者、编辑基于新闻价值的判断和选取，将众多彼此发生时间相近但却没有特定关连的新闻事件介绍给大众，互

不相识的读者们经由大众媒体有了同时性的共同媒体经验。远方的事件可能成为日常生活的话题,未曾亲身接触的事物却感觉耳熟能详,人们对世界的想象大大扩展了。这种现象,吉登斯(1991:26)称之为时间的“拼贴效应(collage eff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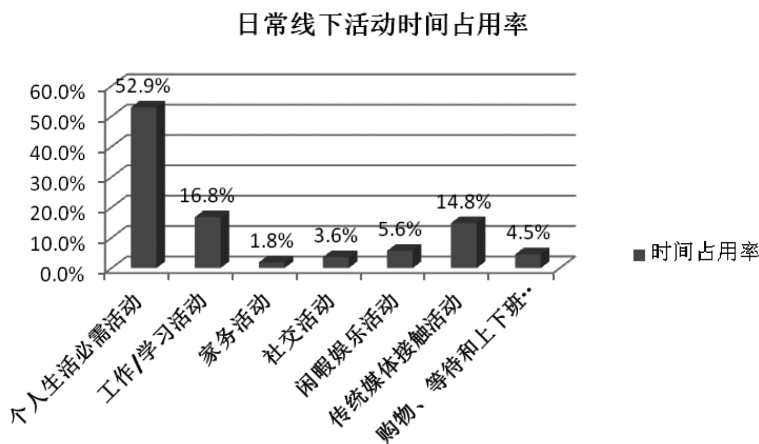


图1: 日常线下活动时间占用率

卡斯特(2010:491)指出,互联网不仅扩大了“同时性(simultaneity)”、提供前所未有的立即性,且打破时间序列的线性关系,还带来了带来“无时间性(timeless time)”。在吉登斯所说的时间拼贴效应的基础上,网络提供汇流的空间,更进一步容许不同类型、主题与内容的混杂,超文本(hypertext)叙事超脱线性与循环的特质,都是网络时代的新兴文化现象。而移动互联网平台的发展更进一步促进了多种媒介的共生与融合。

在假设1中,我们提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使用,人们的线上媒体使用时间会越来越长,对传统媒体的使用时间会造成挤压。接下来,我们将对这一假设进行深入论证,在媒体融合状态下,基于传统媒体平台、传统PC互联网平台和移动互联网平台,来对人们在线下、线上空间的媒体接触活动时长和时间占用率进行比较分析。

(一) 媒体接触时长比较: 移动互联网为多媒体娱乐主要平台

如图2所示,从活动时长来看,除了听广播外,移动互联网是受众看电视、看电影和阅读书籍、报纸杂志这四项媒体接触活动的首选平台,人们在移动互联网终端上观看电视、看电影和阅读书籍报刊的时间已经超过传统电视媒体和PC互联网;而PC互联网是听广播的主要平台。互联网平台,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平台,加

剧了媒体融合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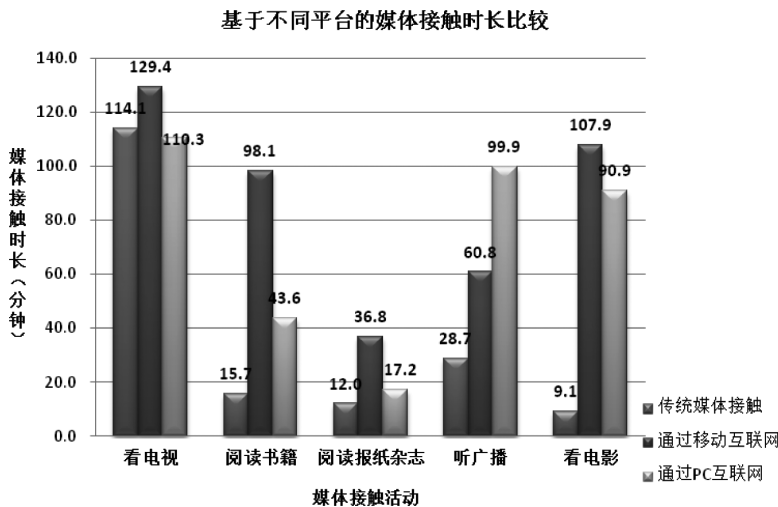


图2：基于不同平台的媒体接触时长比较

（二）时间占用率比较：传统电视媒体仍然一家独大

如表2所示，从时间占用率上来看，传统媒体的时间占用率仍处于电视媒体一家独大的情况，比例为63%，其次为广播，占用率为16%，余下的占用率均不到10%。而在移动互联网终端和PC互联网终端，各项活动中的时间分配在有侧重的同时又比较均匀。以移动互联网为例，虽然看电视的时间占用率仍然最高，为27%，但是在线看电影和阅读书籍的比例也都在20%以上，呈现出“三足鼎立”的趋势。同时其他的活动项目如看报纸杂志、听广播和其他网络视频的占用率也都在10%以上或接近10%。PC互联网也是如此，看电视这一活动项目的的时间占用率为28%，但听广播和看电影的时间占用率也都有26%和23%，阅读书籍的比例为11%，观看其他网络视频和阅读报纸杂志的比例则不到10%。所以，虽然总体上传统媒体的接触时间大大减少，但是移动互联网和PC互联网改变了传统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的垄断局面，分割了媒介接触时间并重新分配，媒体融合为传统媒体带来了新的生机，重新赋予受众不同的在线媒介接触体验。

表2：基于不同终端的媒体接触活动时间占用率

媒体类型	传统媒体	PC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
看电视	63%	28%	27%
阅读书籍	9%	11%	20%

阅读报纸	4%	4%	8%
阅读杂志	3%	4%	8%
听广播	16%	26%	13%
看电影	5%	26%	22%

四、线上空间日常生活节律研究

美国学者Lee和Liebenau（2000）认为，与广播和电视有固定的播放时段不同，网络服务器具有永远开放的恒时性，随时随地都可以接入和使用，这种碎片化、无韵律的媒介接触方式，打破了人们工作和休闲的时空分区界限，无限制的延长了工作时间。正如尼葛洛庞帝（1995）所说的：电子邮件是一种冲击我们工作与思考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改变了工作和游戏的韵律。朝九晚五的工作周期改变了，工作和私人的时空区域混杂，周末也变得和工作日没什么两样。因此，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基于线上空间的新的生活节律逐渐形成了。根据假设2（H2），随着移动互联网平台的日益发展成熟，由于接入方式的随时性与碎片化，人们在线上空间的日常生活节律会呈现出多变和流动的特点，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数据分析来总结这些规律。

无论是人类的自然活动，抑或是社会活动，都具有一定的运动节奏和相对稳定的活动频率。我们可以用波形函数，来描述这些活动在时间序列上的发生频率或周期。在单位时间内，运动节奏快的活动波长较短，运动节奏慢的活动波长较长。因此，人们的社会活动节律可以简单分为快波节律和慢波节律两种（汪天文，2004:100）。比如在经济活动中，我们就可以通过观察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来分析经济周期的长期趋势和季节性因子的波动。²社会节律也是社会群体生活和交流的框架，是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结构性时间，促使不同社会群体的内部成员的活动趋向统一、保持一致。长期来看，任何节律的活动，都遵循了一定的社会规范和规则，社会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都应该遵守，如此才能形成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维持常规的社会交往。

基于移动互联网平台的线上生活，同样拥有具有社会意义的活动节律。并且，根据活动的频率和活动时长，也具有不同的波形运动。我们借鉴经济周期活动中的快波节律和慢波节律，再结合课题自身的研究要求，提出三种线上活动的波状节律，分别是：快波节律、慢波节律和中波节律。用来描述对不同互联网终端的接触率以及在这一互联网空间中的活动时长/人均耗时。接下来我们会根据这一分类，

结合图3的数据分析结果,对移动互联网空间的线上日常活动的生活节律特点进行总结。分析对比用的指标为移动互联网接触率和基于移动互联网平台的线上活动平均接触时长(人均耗时)。

(一) 基于移动互联网终端的线上日常活动节律分析

1. 快波节律活动项目: 移动阅读、移动购物和移动音乐

快波节律为点阵式(接触)活动,对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或PC互联网)的接触率高,但是活动耗时短,因此运动波长也短,类似于经济周期活动中的快波节律。就活动本身而言,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以即时、短暂性活动为主。根据图3可以看出,移动阅读、移动购物和通过移动终端听音乐,这三类活动的都呈现出点阵式接触特点,接触率高而活动时长却低,碎片化、随时随地进行,但却都是短暂、临时性的活动。

2. 慢波节律活动项目: 网络工作/学习、手游和移动网络视频

慢波节律为片段式(接触)活动:对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或者PC互联网)的接触率低,但是耗时长,波长较长,因此更接近于经济周期活动中的慢波节律。就活动特点而言,由于持续时间长,因此是一种独占性较强的活动形式。

在图3中,工作/学习、玩手机游戏和通过移动终端看网络视频,这三类活动呈现出片段式接触特点,对移动互联网的接触率低而活动时长高,一旦开始就长时间保持不变,属于独占性强的线上日常活动;

3. 中波节律活动项目: 移动社交和信息搜索

中波节律是一种密集式(接触)活动:接触率高,同时耗时也较长,变化较缓慢,在我们的研究中,将这种密集型的活动成为中波节律,以对应前两种活动节律。移动互联网上的社交活动和信息资讯获取活动都是密集型接触活动,无论是对移动互联网的接触率和还是活动时长均比较高,呈现出稳定、连续性的特点。比如用手机刷微博、微信,通过移动App新闻客户端看新闻等等,这些活动都倾向于中波节律的活动。

总体来看,在线上空间中,基于移动互联网平台进行的社交活动是频率最高的活动项目,其次为在线阅读,第三为信息/资讯获取活动。同时,社交活动也是耗时最长的活动项目。其次为在线游戏,而信息资讯获取活动的消耗时长则排在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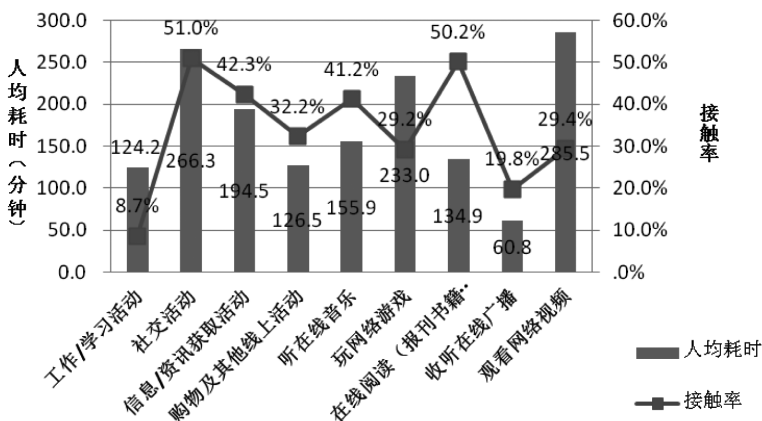


图3：线上空间日常活动节律分析——移动互联网

（二）移动互联网接触时间带活动率分析

英国学者Rifkin（1987）指出，电脑时代的来临使西方文明对效率的追求达到了顶峰，互联网科技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时间观念，也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方式。Hobson（1982）通过研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部英国肥皂剧的收视情况，发现电视节目在特定时段播出，成为人们日常的习惯和每天的例行公事之一，人们的电视剧观看行为和其他活动相互交融和协调，形成一种时间带（time band），媒体节目的时间韵律和使用者的生活情境，形成了密切而动态的联系。因此，我们的研究引进时间带活动率的概念，用以分析在全天候不同的时间带上，人们的移动互联网接触行为的变化及其对线上生活的影响。

时间带活动率，是指在某一时间点(或时间带)上，从事某一类活动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王琪延，2000）。在研究假设3（H3）中，认为在全天不同的时间带上，人们的对移动互联网的接触活动也会有不同的规律和特点，会有移动互联网使用的高峰期和低峰期。接下来，我们就从移动互联网接触在全天24小时（图4所示）、工作日-周末7天内（图5所示），工作日及周末的每日不同时段（图6所示）三个方面，来考察人们在各个时间带的移动互联网接触情况。

1. 夜间闲暇时段为移动互联网使用的黄金时段

为了对居民日常生活时间的配置进行详细调查，我们用日记卡的形式，把全天24小时分解为每隔15分钟一个时段，全天候共96个时段，合计1440分钟，请被调查者对自己的媒介接触行为和其他日常活动进行了实时记录，为期两周。图4对调查

分析结果进行的直观显示：在全天24小时的96个时段内，移动互联网的接触活动有两个明显的高峰期，分别位于下午和夜间两个时间带上。第一个高峰期是从午后14:00左右开始直到下午17:00左右；即午餐/午休结束后的下午工作时间带；第二个高峰期是从晚上19:00左右开始直至夜间22:00左右,在22:00达到顶峰，随后开始逐渐下降。即晚餐之后和入睡之前的夜间闲暇时段。而移动互联网接触的最高峰和黄金时间带，则为夜间闲暇时间带。



图4：全天候移动互联网接触时间带活动率波峰图

2.工作日不同时段移动互联网的时间带活动率及接触时长分析

由于工作日和周末的生活节律不同，因此人们的移动互联网接触活动特点也不仅相同。为了能对两者加以区别，接下来对工作日和周末两种单日的移动互联网接触活动特征再分别进行分析。为了使全天各个大的时间带的媒介接触活动率和使用特征更加简单明晰，在进行统计分析之前，我们先把这96个时段进行了合并处理，并按照日常生活规律对时段变量进行了合并和归类。

工作日（星期一至星期五）的时段变量包括：睡眠时间（00:00——07:30）、个人卫生/早餐时间（07:30—08:00）、早餐/上班路途时间（08:00——09:00）、上午工作时间（09:00——12:00）、午餐/午休时间（12:00——14:00）、下午工作时间（14:00——18:00）、下班路途/晚餐时间（18:00——20:00）、晚间闲暇时间（20:00——23:00）、睡前时间（23:00——24:00/00:00）。由于所调查个体的习惯和作息差异，因此有些时段不可避免的会交叉在一起，比如早晨时间段的个人卫生、早餐

以及上班等活动。所以采用的方法就是合并在一起以尽可能的全面概况所有情况。

（1）活动率高峰时间带：下午工作时间和晚间闲暇时间

从图5中可以看到，在把全天的96个段按工作日的生活时间分配规律重组后，处于不同时间带别的移动互联网接触活动率的变化更为明显，平均接触时长的差异也更为清晰。活动率的高峰值处于下午工作时间和晚间闲暇时间两个时间带，其中晚间闲暇时间是工作日各个时间带移动互联网接触活动的顶峰。人均接触时长也最高，为96.5分钟。而下午工作时段虽然是移动互联网接触活动的第二高峰，但是接触时长的排名却不在第二位。据统计，人们在睡前时段，即夜间23:00——24:00这一时间带，花在移动互联网上的时间均值为59分钟。另外在午餐/午休时间这一时间带，对移动互联网的接触时长也高达57.6分钟，都接近一个小时。然而这两个时间带的移动互联网接触活动率却都相对较低。另外，在上午工作时间还有一个移动互联网接触的小高峰，活动率为14%而人均移动互联网接触时长为41.8分钟。

（2）快波节律时间带：下午工作时间带及下班路途/晚餐时间带

由于时间带活动率只是代表各个时间点上某种情况的参加情况及活动频率，所以活动率高并不代表投入的接触时长也随之更多，从对工作日移动互联网接触时间带的活动率和平均接触时长的分析可以看出，图5显示，下午工作时间带的移动互联网接触活动率虽然高，但是接触时长却只有不到一个小时，说明这一时间带的移动互联网接触也是碎片化的行为，并未形成连续性的片段式接触，因此累积时长并不多。上午工作时间带以及下班路途/晚餐这一时间带也是如此。

（3）慢波节律时间带：午餐/午休时间带

午餐/午休时间的活动率虽然较低，但接触时长却接近一个小时，占据了这一时间带将近一半的时间，说明这一时间带的移动互联网接触活动是高质量的接触，时间较为连续，为片段式接触。

（4）中波节律时间带：晚间闲暇时间带

晚间闲暇时间的移动互联网接触率和人均都是最高的，呈现出密集型的活动特点，呈现出中波节律的特点。因此再一次证明也就是晚间闲暇时间带人们对于移动互联网的使用是高质量的，是移动互联网接触的黄金时间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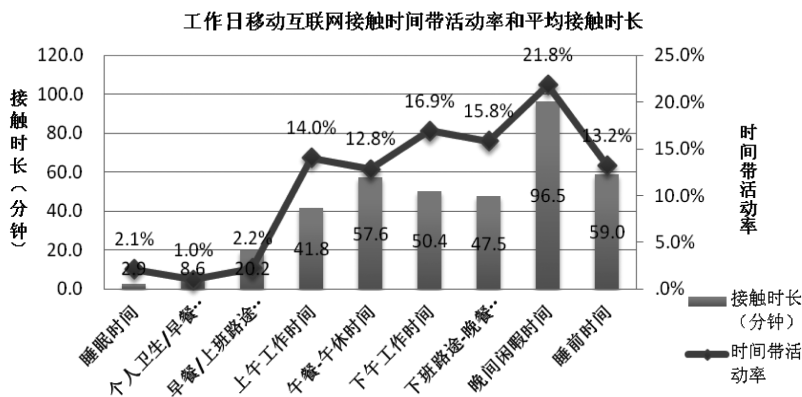


图5：工作日移动互联网接触时间带活动率和平均接触时长

3. 周末的移动互联网接触活动高峰期及活动节律

周末的全天候时段变量设计：周末（周六、周日）生活时间分配与工作日有很大不同，以闲暇娱乐时间为主，因此周末的时段变量设计为：睡眠时间（00:00——08:30）、上午闲暇时间（08:30——12:00）、午餐时间（12:00——14:00）、下午闲暇时间（14:00——18:00）、晚餐时间（18:00——20:00）、晚间闲暇时间（20:00——23:00）、睡前时间（23:00——24:00/00:00）。接下来，我们从图6中来观察受众在周末的移动互联网活动高峰时间带和不同的活动节律。

（1）活动率高峰时间带：下午和晚间闲暇时间段

如图6所示，由于是周末，以闲暇时间为主，给予移动互联网充分的接触时间，所以无论是移动互联网接触活动率还是平均接触时长，总体上都要高于工作日。与工作日相同的是：活动率的高峰期也集中在下午和晚间：晚间闲暇时间带的移动互联网接触活动率为21.8%，而下午闲暇时间的活动率为20.9%；而人均接触时长的最高值也是晚间闲暇时间，为96.5分钟，与工作日的接触时长相同。睡前时间排第二，同样为59分钟。另外，与工作日最大的不同在于，睡眠时间和上午闲暇时间的移动互联网接触活动率和人均时长都比较高。周末全天都呈现出宽松的休闲娱乐氛围。

（2）快波节律时间带：下午闲暇时间带；晚餐时间带

与工作日的活动节律相似，周末的下午闲暇时间带和晚餐时间带也呈现出碎片化、点阵式的移动互联网接触特点：移动互联网接触活动率虽然高，但是接触时长却都不到一个小时，说明这两个时间带的移动互联网接触都是即时性、短暂性的行

为,并未形成连续性的片段式接触,因此累积时长并不多。

(3) 慢波节律时间带:午餐/午休时间带

与工作日相同,午餐/午休时间的活动率虽然较低,但接触时长却比较长,也接近一个小时,占据了这一时间带将近一半的时间,说明这一时间带的移动互联网接触活动时间较为连续,为片段式接触。

(4) 中波节律时间带:晚间闲暇时间带;晚间睡前时间带

与工作日不同的是,周末的两天当中,中波时间带更加有所延长,除了晚间闲暇时间带以外,还延伸到了晚上睡前时间带。在这两个时间带,移动互联网的接触和使用都呈现出高密集度的活动特点,接触率高,人均使用时间也很长。其中夜间闲暇时间带的移动互联网接触率高和人均接触时间仍然保持最高,特别是周末晚餐以后的整个时间带,从闲暇时间到睡前时间,是移动互联网接触率峰值最高,接触时间最长的时间带,也是全星期7天当中移动互联网接触和使用最黄金的时间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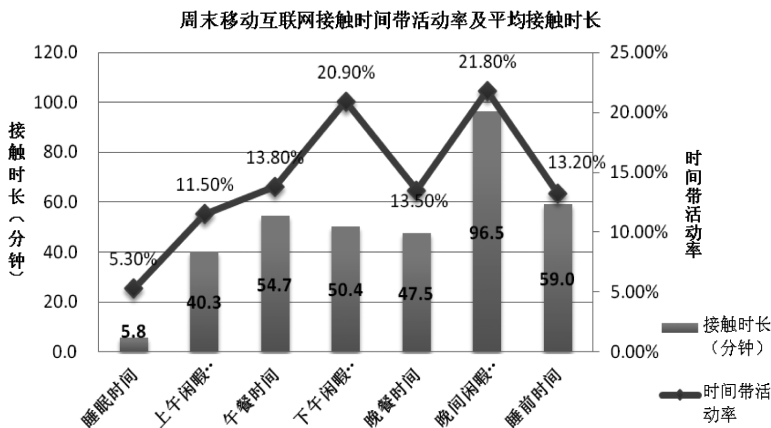


图6: 周末移动互联网接触时间带活动率及平均接触时长

五、思考与总结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移动互联网的时空分区效应对日常生活的影响非常显著,在线上 and 线下这两个不同的区域化空间内,人们已经形成例行化的行为特征,线上、线下的日常活动呈现出明显的节律差异。通过对平均活动时长、时间占用率、时间带活动率和接触率的统计,研究发现受众的线下空间日常活动时间正在逐步减少,而线上空间日常活动时间正在逐渐增多。具体表现为线下家务活动、传统媒体接触时间的减少,而线上休闲娱乐活动、社交活动以及媒体接触活动时间大幅

增加了。移动互联网的使用,重构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促进了社会时间的再分配,推动了社会时空关系的分离与重组。

在线上的日常生活空间中,人们的区域化例行行为模式逐渐形成。概况起来分为快波节律、慢波节律和中波节律三种。比如当人们在进行移动阅读、移动购物和听移动音乐时,表现出的就是接触率高而接触时间短的快波节律行为模式;而当人们在工作/学习、玩手机游戏和通过移动互联网终端看网络视频的时候,表现出的就是接触率低、但接触时间长的慢波节律模式。而从人们的时间带别活动率来看;无论工作日还是周末,每天的夜间闲暇时段是人们移动互联网接触的集中时段和高峰期,其次为下午时间段。

基于本文的研究框架,我们可以看到,在移动互联网的作用下,人们的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都被分割和得以再分配,更多样、更具流动性的社会时空结构借此得以产生。在线上和线下两个空间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变得更加多元化。在不同的时空区域中,日常事务得以重新协调和再生产。我们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态度是动态的,在活动的管理中,时间和空间不仅仅是一种事实性的资源,并且还支配着日常生活行动的强有力的文化规范(哈萨德, 2009:11)。在现代社会,媒介强加于我们生活的节奏普遍而深入,使各种活动的间隔变成了数学意义上的有规律的间隔,加上人为的干预,我们的生活节律变得越来越约定俗成。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渐渐的在特定的时空区域内例行化和结构化,这些新的生活节律不仅有别于自然节律,有时还与自然节律相冲突。因此,移动互联网的时空分区效应,既体现了媒介社会中生活节律的丰富多彩,同时也反映出其机械和具有控制性的一面。

(责任编辑:杨雅)

注释 [Notes]

1.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受众媒介‘接触-使用’状态定量研究”课题的部分研究成果,分析的数据来源均来自项目的一期调查(2009)和二期调查(2014)。
2. 如熊彼特曾利用对长波理论的研究提出了“科技长波理论”,认为技术创新能够引起经济的长期波动,康德拉杰夫提出了经济周期长波理论等。但是在证券市场中,经济的起伏又是瞬息万变的,具有明显的快波节律、也就是短波节律的特点。

引用文献 [Reference]

吉登斯(1998).《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Giddens, A. (1998).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ety* (Li Kang & Li Meng trans.). Beijing: Joint

Publishing Co.]

舍基(2011).《认知盈余:自由时间的力量》(胡泳,哈丽丝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Shirky,C. (2011). *Cognitive Surplus: Creativity and Generosity of A Connected Age* (Hu Yong & Harris tran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卡斯特(2001).《网络社会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Castell,M. (2011).*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 (Xia Zhujiu & Wang Zhihong trans.).Beijing: Social Science Achieves Press.]

麦奎尔(2013).《媒体城市:媒体、建筑与都市空间》(邵文实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Mcquire, S. (2013). *The Media City: Media, Architecture and Urban Space* (Shao Wenshi trans.).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王琪延(2000). 国民生活时间分配指标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5),45.

[Wang, Qiyang(2000). The research on the index of national lifetime distribution system.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5), 45.]

汪天文(2004).《社会时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Wang, Tianwen (2004). *The Study on Social Time*. Beijing: Social Science Achieves Press.]

夏玉珍,姜利标(2010).社会学中的时空概念与类型范畴:评吉登斯的时空概念与类型.《黑龙江社会科学》(3),131.

[Xia, Lizhen & Jiang, Libiao (2010). The concept and category of time and space in sociology: a comment on Giddens' time and space theory. *Social Science in Heilongjiang*, (3), 131.]

向德平,章娟(2003).吉登斯时空观的现代意义.《哲学动态》,(8),30.

[Xiang, Deping & Zhang, Juan (2008). The modern meaning of Giddens' time and space theory. *Philosophical Trends*, (8), 30.]

约翰·哈萨德(2009).《时间社会学》(朱红文,李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Hassard, J. (ed.). (2009). *The Sociology of Time* (Zhu, Hongwen & Li, Jie trans.).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中国互联网中心(2015年1月).《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第35次).

[CNNIC (Jan. 2015). *The report of Chinese Internet* (The 35th).]

Castells, M. (2010).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 Cambridge, MA: Wiley Blackwell.

Crompton, D. (1998). *Concerning Archigram*. London: Archigram Archives.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Polity: Cambridge.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obson, D. (1982). *Crossroads: The Drama of a Soap Opera*. London: Muethuen.

Lee, H. & Liebenau, J. (2000). Time and Internet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Time & Society*, 9(1), 43.

Negroponte, N. (1995). *Being Digital*. New York: Routledge.

Rifkin, J. (1987). *Time Wars: The Primary Conflict in Human History*. New York: Touchstone.

Snow, R. P. (1987). Interaction with mass media: the importance of rhythm and tempo.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35(3), 225-237.